

清淨慧菩薩章

於是清淨慧菩薩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。右繞三匝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為我等輩，廣說如是不思議事，本所不聞。我等今者蒙佛善誘，身心泰然，得大饒益。願為一切諸來法眾，重宣法王，圓滿覺性，一切眾生、及諸菩薩、如來世尊，所證所得，云何差別？令末世眾生，聞此聖教，隨順開悟，漸次能入。」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如是三請，終而復始。

從前面講下來還是在說明：在修行的過程中，有什麼漸次、差別？這一章文字比較長，但後面的部分不用多講，因為離我們太遙遠了！所以主要是講前面的部分。

爾時世尊，告清淨慧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等乃能為末世眾生，請問如來漸次差別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時清淨慧菩薩，奉教歡喜，及諸大眾，默然而聽。

佛乃示意：要回答清淨慧菩薩所問的問題。

於回答中，乃分兩個層次：第一層次是圓教的無差別；第二層次則是漸教的有差別。首先講圓教部分。

「善男子！圓覺自性，非性性有；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。

非性：性不離相，相則隨緣示現。

性有：心能了別，鏡能顯相。

經文似很拗口，有很多「性」。首先講「圓覺自性」，其實最好不要用「自性」，而當用「心性」。因為圓覺主要是為心性的普遍性、永恆性。

「圓覺心性，非性性有」。云何非性呢？用中觀的講法就是「無自性」。所以我們必須把「圓覺自性」改做心性。否則前面標為圓覺自性，後面即謂「無自性」，不是互相矛盾嗎？

圓覺心性為何「無自性」呢？我們不是一向說「心性是不動不搖的」，既永

遠不會變，為何還無自性呢？因為性沒辦法自己存在，一定要藉著相，才能凸顯出來。

比如大家最熟悉的「無常性」。無常性在哪裡呢？必從花開花謝、人生人死的種種現象裡，才能凸顯出無常性。所以一定要從現象的存在、現象的變化，才能凸顯出圓覺心性的超然不動，以此而謂「無自性」也。

其次「性有」者，我們再三說過：心乃以「能了別」為性，即如鏡子，乃以「能顯相」為性。何以稱為鏡子呢？因為能夠把外面的境界顯現在鏡子裡。故曰：以「能顯相」，而為鏡性也。

那何以稱為「心」呢？能夠了別種種境界，才稱為心。就一般人的觀念裡，心跟物最大的差別，乃在：物是被了別的，而心是能了別的。所以心的特質就是「能了別」，故曰：乃以「能了別」而為心性也。

循諸性起：隨性而顯現一切相。

「循諸性起，無取無證。」性是怎麼起的？其實就性而言，性是永遠不動，故不會起的。但在不動的性下，才能顯現出很多相的存在、相的變化，故「性起」其實是「相起」。

在中國「天台宗」被稱為「性具思想」，「華嚴宗」被稱為「性起思想」。其實不管說「具」或「起」，都是就相而言。性具一切相，性起一切相也。

種種現象是如何存在、如何變化的呢？從「眾因緣生法」而有其存在與變化。因緣不同，所起的相，當就不同，且相不是單獨的相，而是整體的相。

如大海，大海雖似有波濤，可是波濤間是沒辦法切割的。個體既不存在，云何能有取者、證者。

且不說修行的取證，我們看花好了，花有沒有開？有！但誰讓花開的呢？是樹嗎？不是只有樹，而是「眾因緣」的天氣、養分等。

再如颱風來了，是颱風自己來的嗎？如果颱風能想來就來，我們就無法預測它的軌跡，而是種種因緣變化形成它的軌跡。故從何預測呢？從「眾因緣」的變化去預測它的軌跡。當然因緣的變化還有很多不確定性，所以預測是無法完全精準的。

就一般人而言，既有花開，也有颱風來，可是無可單獨來的颱風，也無可單獨開的花。故分析到最後，都是整體的示現。就像人有眼睛、鼻子等，似各不相同；其實都只是整體的部分而已，並且都是相關互動的。

所以眾生跟如來問，其修行有何差別？既個體不可得，哪得再問有什麼差別？根本就是既無修、也無證者。

因此，我一再說：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期滿，就能成佛的想法，根本是錯的。因為這還是用個體的思想去看修行與成佛。成佛是法界眾因緣讓他示現成佛，而非修行到最後，就一定能成佛。這不過是「個體見」在作祟而已！

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，及諸眾生。何以故？菩薩眾生，皆是幻化；幻化滅故，無取證者。譬如眼根，不見白眼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

「於實相中，實無菩薩，及諸眾生。」實相非謂有客觀存在的世界，而是就真理而言，在種種相的變化中，其實既無菩薩、也無眾生。因為個體不可得也。而一般人，都是用個體的思考方式去看眾生、菩薩和成佛。

「何以故？菩薩眾生，皆是幻化。」幻化不是沒有，只是無個體而已！在總相下，而有別相不同的示現，這既不需要說它是真，也不需要說它是假；因為因緣法爾如是。

「菩薩眾生，皆是幻化；幻化滅故，無取證者。」這裡我覺得不要用「幻化滅故」而是用「迷幻滅故」。

用個體見、我見去看菩薩與眾生的相，就會產生很多迷幻。上次再三說到：修行有四個層次，從眾生的迷幻，然後知幻、離幻，到最後證得如幻。

既證得如幻，不當說是「幻化滅故」，只能說是「迷幻滅故」。如果是「幻化滅故」，那就是斷滅了；佛法不許說斷滅。

「譬如眼根，不見白眼。」眼根能不能見到自己呢？有些人說：可以啊！如對著鏡子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。其實，「眼根」不是指眼皮、眼珠，而是指能見者。眼根不能見到自己，心性也無法自己凸顯。

同理，修行亦然，非自己就能修行；而是要在眾因緣裡，去顯現其共通性、平等性。

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」性本來就是平等的，不需要有一個去使它平等的。這「平等」是動詞，使之平等的意思。一般人看到萬物是有差別的，而修行就是要消除這些差別，所以稱為「平等者」，其實就是指修證者。無平等者，即無修證者。

以上圓教，是講「無修無證」。事實上，無修無證是從性上講的，因為性才能廣大圓滿。但相，還是會有差別、隔閡的。

眾生迷倒，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；於滅未滅，妄功用中，便顯差別。
若得如來寂滅隨順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。

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：未能除滅一切分別、取捨。

便顯差別：不比較即無差別。

下面要接漸教。「眾生迷倒，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；」眾生都是迷幻的，但是這眾生，不是指所有的眾生；而是指已學佛修行的眾生。何以故？因為學佛修行，才能破除這些迷幻。

可是破除迷幻，不可能馬上就破除消盡！而是會有過程和漸次。所以在未消除與全消除之間，就會顯現出漸次的差別；這是對未成就者而言的。

「若得如來寂滅隨順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。」若消除盡了力證得圓教，就不會再有這些差別了。

沒有差別，除了為相跟相之間沒有差別外，還有若不比較，就沒有差別。眾生的心都是習於分別、比較，故越比較、越顯出差別。如果都「安於當下」，就不覺得有差別。

故說有差別，是就未成就者而言的，這差別在本章共分六個層次，現先講第一個層次。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由妄想我，及我愛者，曾不自知，念念生滅。故起憎愛，耽著五欲。

這大家都很清楚，所有的眾生從無始以來都有「我執」。故從我執而產生貪瞋慢疑等煩惱。

「曾不自知，念念生滅。」眾生會不知道自己的念念生滅嗎？知道的，你打妄想時，會不知道你在打妄想嗎？當知道，既昨天打、今天打，天天都在打。故非不知道念念生滅，而是不知道在念念生滅裡「有不生不滅」，這才是主要的問題。所以他們就把「念念生滅」當作正常的，也不覺得那是在「打妄想」！

這種情況就像我們跟人家說：學佛是為斷煩惱。他們就嗤之以鼻應云：為什麼要斷煩惱呢？人生本來就有很多煩惱，有苦有樂、有愛有恨這才叫做人生。幹嘛斷除煩惱呢？

以人生本來就是這個樣子，且大家都是這個樣子。你要斷除煩惱，反而變成怪物了！所以以前我師父說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，那日子並不好過。但真要學佛，就要有這樣的承擔。

以上是「凡夫位」，包括外凡及內凡。云何稱為內凡？有些人雖已皈依三寶了，可是不深入解行，只是點香、誦經、行法如儀，故對佛法的道理根本不了解。不了解故，他的想法、習性，還跟一般人沒有很大的差別。

若遇善友，教令開悟，淨圓覺性，發明起滅。即知此生，性自勞慮。

發明起滅：於生滅相中，悟得不生不滅。

即知此生，性自勞慮：心隨相轉，徒為勞慮。甚至有些修道人，為了生死而修學用功，亦徒曲勞。何以故？以相為實，以相為證。

十住位者，解得性矣！

以大乘的講法從凡夫位提升，即三賢位——就是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」位。先說十住位，我們已經說過：住者，安住在性理上。

凡夫眾生如碰到善友、親近善知識，而開始修學，從聞思而入佛理，到後來，對佛法的道理終於了解了，而能悟得「圓覺的心性」。於是他就明了生滅的是相、不生滅的是性。

凡夫都是在生滅的相中打轉的。是以凡夫為何有這麼多煩惱？主要因「著相而求」。為相本來就是變化無常的，既求時，就有負擔。求得後，又不免有變卦，所以都非常勞煩。

若能在生滅的相中，悟得不生不滅的性。「即知此生，性自勞慮。」即知在相上作功夫，那就是「作虛功」。因為相，根本是不可靠的。

世間人是這麼作的，很多修行人其實也是這麼修的——都是「著相」而求，與解脫根本南轅北轍。

這十住位，比第一種已高明很多了。不只已悟得性理，並且能將心安住其中！心不為境轉，再看世間人，真可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

若復有人，勞慮永斷，得法界淨；即彼淨解，為自障礙。故於圓覺而不自在，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。

有些人開始修行後，慢慢把內心的妄想雜念去除之後，而得到心地的清淨。然「即彼淨解，為自障礙。」為對「淨解」偏了一邊，於是就又形成另一種障礙。

關於「淨解」其實有兩種：第一是「修定」。很多人修行，都是從修定奠基的。當定修到心比較清淨後，就不願再回到原來的生活裡。因為生活裡，既操勞，又有很多煩惱。

因此很多人打過禪七之後，下山反而更痛苦。因為禪堂的生活跟外面的世界差太多了，就不想回去。可是沒有福報者，還是不得不回去。「故於圓覺而不自在」這是第一種。

第二、很多人對佛法「空、無我」的道理，都可以理解，可是沒辦法落實在現實的生活裡。這我想到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公案：德山禪師碰到「老婆子賣點心」的故事。

德山禪師原就非常精通《金剛經》，因很會講經而被稱為周金剛。當他聽到禪宗說「見性成佛」時，心裡非常不屑。菩薩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佛，你們憑什麼講「見性成佛」。於是就擔著《青龍疏鈔》南下，準備去拆禪宗的台。

在路上不巧碰到一個老婆子在賣餅，他休息一下就跟老婆子說要買餅。老婆子問他背的是什麼？他說註解《金剛經》的「青龍疏鈔」。老婆子一聽《金剛經》就說：問你個問題，如果答得出來，我供養你點心；如果答不出來，就一邊涼快去吧！

什麼問題呢？《金剛經》云：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，未審上座點哪個心？」周金剛被這一問就傻了！因為他的三心不可得，全跟現實脫節了！不只沒辦法買點心，恐怕也沒辦法吃點心了。

且不說這麼偉大的公案。很多人都知道：佛法講無我。但「無我」為何還要吃飯？為何還得上班？很多人也瞠了！有幾個人能理直氣壯地回答：因無我才需要吃飯、才需要上班呢？如果不清楚，必跟生活脫節，而這種人實太多了。

我又想到《維摩詰經》上的故事：

維摩詰語諸長者子：「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，所以者何？佛世難值。」諸長者子言：「居士我聞佛言，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。」維摩詰言：「然！汝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自即出家，自即具足。」

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有什麼矛盾呢？前面還勸人出家。等到長者子說：父母不答應，不能出家。於是維摩詰才改口：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就已出家、就已具足。

如果發心，即自具足，你幹嘛勸人出家呢？那釋迦牟尼佛剃度了那麼多徒弟，也都是剃假的啦？故菩提心當然要發，但不等於即已出家，更不等於即已具足。

就修行的緣而言，不只有出家跟在家的差別。且出家後，是否親近善知識，是否安住在如法的道場裡，都還有很大的差別哩！

有很多人佛法講的很好，可是怎麼處理現實的問題，就未必比世間人高明。這就是「即彼淨解，為自障礙。」學佛之後，對世間諸相不願意介入，所以既佛法不能落實，也在世間法上落人一等。這講好聽一點，那是過程，因為還沒有圓滿啦！

「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」，其實已非一般的凡夫，而是十行位的菩薩了。

善男子！一切菩薩，見解為礙；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。覺礙為礙而不自在，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。

見解為礙：

解一分別我執，惑四大六根之身心為我，見思惑也；在十住位中已除。

見一俱生我執，於六根六塵的觸受中，恆取內我，為作者、受者，能所不泯；
在修道位中漸銷。

覺礙為礙而不自在：雖知無我而未證得。

「一切菩薩，見解為礙；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。」其實應該是「一切眾生見解為礙，菩薩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。」

一切眾生以無正知見，故稱為「見解為礙」。而菩薩呢？已經斷了解礙，但還是有「見覺」。何謂「見覺」呢？

我們學佛到目前為止，對諸法無我的道理雖非常肯定；可是於起心動念間，都還覺得有我，在見聞覺知當下也都覺得是在我看、是在我聽，這就是「猶住見覺」。

故「斷解礙」是已經了解無我的道理，而「猶住見覺」乃為慣性的力量太強，所以讓我們還是時時刻刻覺得有我——有能見者、能覺者。「住」是一直停留在那種狀態中，想把它丟掉又丟不掉。

這是「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」。「未入地者」即初地前的狀態，雖有解有行，猶未能證也。

修多羅教，如標月指；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。一切如來，種種言說，開示菩薩，亦復如是。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。（已往前挪）

若復見月：已證得者，初地以上。

在講義上各位可看到「已往前挪」，這段經文原是在下一段的後面。但我覺得這一段應往前挪。為什麼？因為前講到「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」，下當接「證得初地」也。

我們先看經文「修多羅教，如標月指」，所有經典上的文字都像指頭一般，為讓我們順著指頭的指向而看到月亮。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。」故見月，即是已經證得了。不是別人說的，而是我親身體證到的。

「一切如來，種種言說，開示菩薩，亦復如是。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。」所以語言文字非勝義諦，所證得者才是勝義諦。從見月而證得勝義諦，

即為「已入地者隨順覺性」。

可是我對這一段的說明，非常不滿意。為什麼呢？見月是什麼境界？乃還是霧裡看花爾。見月，禪宗云見性或開悟，但這是什麼境界呢？為何最重要的，反而語焉不詳呢？

或謂證得無我，或謂放下——歇即菩提，也還不清楚。就我個人的體會，有：一、絕對客觀。有些人在分析事情時，猶可蠻客觀的，可是在作抉擇時，跟我相關的一定是優先。有些人於抉擇時，猶可客觀些，但不能完全客觀。只有證得的人，才能完全客觀。

我們常說要客觀，嘴巴講的容易，實際上很難做到。但有修行體驗的人，不必作意，即已把自己客觀化了。

二、絕對安穩：既客觀了，情緒即不受影響，故情緒絕對安穩。

三、心地完全開放：一般人心中有太多的預設，喜歡的、不喜歡的，相應的、不相應的。於是視野即受侷限，無法完全開放。而證得者，心地才能完全開放。

四、立場超然：如在天空，俯瞰大地，既弘觀，又不受影響。

絕對超然，乃跟我都沒關係。很多人都說：「既是緣起，即相關互動，怎能沒關係呢？」因為對我來講，事相怎麼變化，我都無所謂，這就沒關係了！比如股市崩盤了，對我有什麼關係呢？誰選上總統，對我也沒太大的影響呀！

完全開放，像鏡子一樣，鏡子未預設：我愛照什麼，不愛照什麼。因緣如此就顯其相。顯了之後也沒有這個想留、那個不想留的差別待遇。故是絕對客觀、絕對平靜，也完全開放。

所以無我，不要問：「誰來證得無我」，而是心態能否完全坦然。然在體驗當下，雖可完全相應。可是過一段時間後，習氣業障又慢慢席捲而來，故還得「悟後啟修」，而有從二地以上的歷程。

善男子！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；是故菩薩，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，同時寂滅。譬如有人，自斷其首；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。則以礙心，自滅諸礙；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

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：若能除礙，即證初地。

常覺不住：常覺者，心能顯相。不住者，心不取相。有念頭者，即有念尾；心如波濤洶湧。無念頭者，即無念尾；心如大海無紋，得海印三昧也。

自斷其首：斷除作意之心。

則以礙心，自滅諸礙：既除作意，即無能所與前後矣！證得「無功用」也。

「有照有覺」是指初地之前，有能有所，有我有我所，這當然是障礙。

「是故菩薩，常覺不住」，云何常覺不住呢？一般人的心念都是有起落的，如第六意識是有間斷的：晚上睡覺不作夢時，第六意識就不起現行了；入定、無記時第六意識也不起現行。這是比較大的起落。

至於較小的起落：平常就是打妄念，但作意的程度還是不一樣的。如白天的思惟、見覺，與晚上的作夢，其用心程度乃有很大的差別。經典上謂有尋與伺的差異。

云何我們常講「念頭」，有念頭就一定有念尾嘛！這表示我們的念起、念落，就像浪濤一樣，有些比較作意，有些只是現行。

所以「常覺不住」就是能把心念保持在平穩的狀態中，既沒有現起、不現起的差別，也沒有念頭、念尾的差別。沒有作意、不作意的界限。如此的覺，才是最圓覺的。

這就像修觀音法門，如果用心去聽，那一定是掛一漏萬的。聽東邊的，便漏了西邊的；聽南邊的，便漏了北邊。所以不能去聽，而要讓聲音自己進來，這反而能聽到很多聲音，甚至能「入流亡所」，以至「常覺不住」。

云何不住？要聽得很多聲音，絕對不能被一個聲音黏住。若被黏住，必又是掛一漏萬了。剛開始訓練時，難免不被黏住；但是被黏的時間，得越短越好。就像剛開始數息不可能不打妄想，但要訓練打妄想時就覺察到了，即當下除掉，到最後不打妄想時，心即已定矣！

其實「常覺不住」者，乃為心性的功用本來就是不動不搖的。而境界不能住，其像流水一般，既不斷來，也不斷去。所以在《六祖壇經》上說：心流水無波。流水喻「不住」，無波喻「常覺」，既無間斷，也無高低起伏。

「是故菩薩，常覺不住」其實，這樣的境界已不只是初地、二地；尤其說到「照與照者，同時寂滅」這已能所雙泯，而入八地矣！

「譬如有人，自斷其首；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。」就像有人砍了自己的頭，頭被砍後，當然就不可能再做什麼了。為什麼說自斷其首呢？修行是從消除我見、我慢入手的，故曰：自斷其首！

所以出家人為什麼得剃髮呢？剃髮就是象徵「自斷其首」的意思。所以經典上說，僧眾如果起了慢心，就當摸摸自己的頭，已「自斷其首」了，云何再起慢心呢！

「則以礙心，自滅諸礙；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」其次的「自斷其首」，乃為眾生都是有心、有作意心的。而修行，進一個層次，即要斷除這種作意的心。「礙心」即指作意之心。「自滅諸礙」，即斷除作意之心。斷除後，即證「無功用心」。

於是就「自斷其首」而言。若以證得無我，則是初地的境界。若斷除作意心，則是八地的境界。

所以修行者，如何牧牛呢？牧牛不是逐草而居，將牛養得越來越壯。而是得緊看著牛，不讓牛吃草。因為牛比喻眾生的執著、業障，牛吃草，即是順著習氣、業障去造業。所以真會牧牛者，牛會越來越瘦，到最後就用慧劍來斬蠻牛而「自斷其首」也。

我覺得這裡面最重要的是「常覺不住」，因為心能常照，既無間斷，又完全開放，這才能證得「大圓覺」。

下面的經文，其實是八地菩薩以上的境界，離我們很遠，所以不詳細解說。

善男子！一切障礙，即究竟覺；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；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；智慧愚癡，通為般若；菩薩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；無明真如，無異境界。

剛才講「常覺不住」，最重要的關鍵就是「要開放」，而不能篩選、抉擇。因為只要稍微一卡，那就掛一漏萬了。

很多人都希望擴張自我，且是用鬥爭的方式來擴張。然鬥爭到最後，唯兩

敗俱傷而已！所以真有智慧者不是用對抗，而是用包容。越能包容，其境界自然就越開拓了。

可是開放就等於無差別嗎？不等於。開放如以前常說的比喻，醫生對病人是開放的，不能去分別你家有錢、沒錢，不能去分別來者是帥哥或美女。因為病人來了，就是得醫。父母對兒女亦然，自己生的就是要盡心盡力把他們撫養長大，希望他們將來有成就。老師對學生也是一樣，有教無類。這是從包容的角度來看，可是就一切平等了嗎？兒女都穿同樣的衣服嗎？病人都吃同樣的藥嗎？不可能！醫生對病人雖包容，但得應病與藥。老師對學生雖有教無類，但還得因材施教。

所以在包容的前提下，其實是有差別的。否則，就違反眾因緣生法的道理。這以中觀而言，即是「不一亦不異」。以包容，謂為不異。以差別，謂為不一。甚至說：包容乃是就性而言，差別則是就相而論。

雖大乘常謂：生死即涅槃。其實，當言「生死不異涅槃」。因為它們的相法還是不一樣的。同理，亦不能講：煩惱即菩提，而當言「煩惱不異菩提」。否則，煩惱的凡夫，都已證菩提了嗎？非也。

在《心經》裡有一段「舍利子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這是沒問題的，但下面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卻是有問題的。故當云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不即是空，空不即是色」才對。以「不異亦不一」的大原則去看，就很清楚了。

以此再看此段經文，其實是有問題的。因為它把包容，都當作無差別相。

如包容以後就沒有差別，那釋迦牟尼佛為何還要講經說法呢？所以包容後，還有個大方向，如老師還是要因材施教。如父母也都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；醫生對病人也都是希望把病人治好。如果離開了這個大方向，那就沒有人性了。

這就是我再三說到的，在《六祖壇經》上有云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。我說不能講「但用」，因為殺人放火也是「但用」，而要說「善用」，即往一個大方向去提升。

我們學佛或說法，基本上就是有個前提：希望眾生能夠離苦得樂，希望眾生能夠從迷轉悟。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；否則，就不用說法度生了！

「一切障礙，即究竟覺」一切障礙跟「究竟覺」會一樣嗎？如不比較，故無差別，也不能用「即」。因「即」是比較後，而無差別的。所以只能講「不異」，不能講「即」：一切障礙，不異究竟覺。

同理「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；智慧愚癡，通為般若；菩薩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」也都犯了偏一邊的錯誤。下面也是一樣：

諸戒定慧，及婬怒癡，俱是梵行；眾生國土，同一法性；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；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；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。

諸戒定慧，及婬怒癡，俱是梵行：其實，非「俱是梵行」，已落一邊故。應說是「乃無差別」。

以不取相故，乃無差別。故「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；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；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」也都已偏一邊也。

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：一切煩惱，無異解脫。

云何「諸戒定慧，及婬怒癡，俱是梵行。」呢？如果說「俱非梵行」，有何不可？既然無差別，說是、說非，俱可也。你為什麼要說「是」呢？這表示還是有導向的嘛！

同理「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；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。」亦然。這種講法你自認為無分別，但其實還是有分別的。

所以只謂包容，還是不夠的，而是不同的眾生，即對應有不同的引導方式，才有可能慢慢修到成就梵行、成就佛道、成就淨土的境界。

對佛而言，如一切都無差別，那祂就不需要講經說法了。當然我們也可以說，其實佛也無需要或不需，而是眾生有求，眾生請法，祂就隨緣說法也。

法界海慧，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。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。

猶如虛空：涵容萬象

以能包容，故像虛空一樣。虛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指什麼都能夠容。因為虛空包容著地球，所以虛空最大，能容一切。同理「海慧」亦然，在這裡面顯現出一切相法的差別、功用。

在經典上，講到最後的境界都是差不多的。如「大圓鏡智」，心像廣大無邊的鏡子一樣，什麼都照得進去。照進去之後的相呢？當然滿目琳琅而有差別。或如《華嚴經》所講的「海印三昧」，像廣大無邊的大海，故所有的景象都能印現其中。而印現之後，也是各有其差別相。

「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」，此名如來所證覺性。亦可云：此名如來所證覺相。為性不離相也。

以上回答：所證所得，云何差別？

善男子！但諸菩薩，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；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；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。

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：性本不離相，不必離相才能見性。

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：對初學者，還應了知「彼乃鏡中像」爾！不能取像而忘鏡，日用而不知。

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：見山還是山，非初階段的見山是山。

對這樣的經文，我還是不認同。各位都知道禪宗有講：修禪有三個層次，第一是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」。然後是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。最後才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。雖經文所講是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的層次。可是對眾生而言，不可能從第一層次，直接升到第三個層次，而必經過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過程。

為什麼呢？如很多人講「要安於當下」！那我問你，你的當下是什麼？乃無明和貪瞋痴！因為眾生就是這個樣子！故不把無明與貪瞋痴消除之後，怎麼可能安於當下呢？

我說過：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是磨鏡的過程。既鏡子裡有很多污垢，我們也希望它乾淨，但不等於希望當下就已得到乾淨，而是一定要經磨的過程，才可能轉淨。

雖磨的過程是很辛苦的，但是我們非得接受它、面對它不可。眾生其實都是偏有的這一邊，故剛開始修行時要偏於空的那一邊。為什麼呢？雖然這不是最究竟的，可是我們都得承認，一定要經矯枉過正的過程。

此又如《六祖壇經》有一句話「心平何勞持戒」，心平了就不用持戒。很多人都覺得很相應！哪點跟你很相應呢？「何勞持戒」跟我很相應。

但問你：心平了嗎？他就會說：平常心就是道，大概已經心平了。其實，不貪不瞋才叫做心平，偏貪偏瞋就是不平，偏卑偏慢也都是不平。我們的心哪時候平過呢？磨後才會平的，不磨云何平？但很多人都把過程忽略了。

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」。菩薩可能不起妄念，末世眾生可能不起妄念嗎？不會不起妄念，只是不把它當作妄念而已。

「於諸妄念，亦不息滅。」既不把它當作念，當就不需要去除妄念了。「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；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。」這好像渾渾噩噩苟且混日，什麼事情也不必用心。這是什麼境界？當可以把它講得非常高，因為完全接納、不必抉擇。

但完全接納、沒有抉擇，可不是初發心眾生即能相應的。因為這已把第三跟第一的層次混為一談。故從第一到第三，是怎麼提升的？不是觀念清楚，就轉得過去，而是要把習氣、業障都磨盡了，才有辦法相應的。所以基本上還是要經過第二個「見山不是山、見水不是水」的階段。

彼諸眾生，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生驚畏，是則名為隨順覺性。

有些眾生的根器比較好，能從廣大包容的角度來看種種法的差異。且不說修行，這樣的人在人間必是較有福報者；因為心量越大，福報就越大！心量小、排它性大、對抗性強，本質上就是個損福的人。

能從廣大包容的角度來看人生、來啟修行，就能跟圓覺較相應。

善男子！汝等當知，如是眾生，已曾供養，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及大菩薩，植眾德本。佛說是人，名為成就一切種智。」

能夠這樣信受、見解的，當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已經供養很多大菩薩、已供養恆河沙諸佛，累生累劫修行並積聚善根福德者，才能對這樣的佛法有信心。佛說是人，名為成就一切種智。

講白一點，大乘佛法講到最後都會申明：這經典才是最好的，信我者就能得解脫，信我者必得一切種智。前面還說要廣大包容，到最後還得老王賣瓜，

自賣自誇。

在經典裡講到修行的過程，當會有不同的講法。如「本覺」、「不覺」、「始覺」、「相似覺」、「隨分覺」等，種種講法當然各有各的殊勝、各有各的應用範疇。但是我覺得用「原始佛教」的四果來講，就已非常清楚了。如果再用華嚴的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就更錦上添花了。

有很多人，當可又發明很多名相，但大致來講，乃大同小異爾！如果你要做學術研究，當然可以好好去研究、對照；但就修行而言，乃節外生枝、說食數寶爾！

最後我們看偈頌：

爾時世尊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清淨慧當知！

圓滿菩提性，無取亦無證，無菩薩眾生。

覺與未覺時，漸次有差別，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

入地永寂滅，不住一切相，大覺悉圓滿，名為遍隨順。

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，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

供養恒沙佛，功德已圓滿，雖有多方便，皆名隨順智。」

圓滿菩提性，無取亦無證，無菩薩眾生；幻化已滅故。

入地永寂滅，不住一切相：嚴格講，到八地才能永寂滅。

我覺得偈頌前三句：圓滿菩提性，無取亦無證，無菩薩眾生。後面可補上「幻化已滅故」。因為幻化已經完全消除，才能證得「無取無證、無菩薩眾生」的境界。這是指「圓教」。

下面才是漸教：「覺與未覺時，漸次有差別；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」漸教才有層次的差別。眾生為解礙，眾生為有「邪知邪見」，所以成為解障。「菩薩未離覺」即長行所謂的「猶住見覺」。雖已了解「無我」的道理，可是總還覺得有個能知能覺的我。所以「眾生為解礙」是指凡夫眾生。「菩薩未離覺」可以包括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位。

故下面才是「入地永寂滅，不住一切相」。入地是指證得初地，但初地其實還沒有到永寂滅。要到八地證得「無功用心」才能永寂滅，而不住一切相。

相不是沒有，只是不住；故曰「常覺不住」。如此繼續上求下化，最後證得「大覺悉圓滿」，亦名為「遍隨順」。

「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，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」這就不用再解釋了。